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八 年

第 一 〇 三 〇 次 會 議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程(S/Agenda/1030)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塞內加爾常設代表團代辦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279 and Corr.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
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
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三十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五午後四時十五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劉錯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S/Agenda/1030)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塞內加爾常設代表團代辦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279 and Corr.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塞內加爾常設代表團代辦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279 and Corr.1)

一. 主席：根據理事會在第一〇二七次會議所作決定，本人邀請塞內加爾及葡萄牙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Ousmane Socé Diop (塞內加爾) 及 *Mr. Vasco Vieira Garin* (葡萄牙)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理事會昨日[第一〇二八次會議]決定答應剛果共和國(布拉薩市)及加彭共和國代表的請求，准許他們就我們議程上的項目向理事會發表意見。這兩位代表都已表示他們準備發言，理事會如果同意的話，本人就請他們就理事會議席。

Mr. Emmanuel Dadet (剛果，布拉薩市) 及 *Mr. Aristide Issembe* (加彭)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三. *Mr. GARIN* (葡萄牙)：敝國代表團願追隨本理事會許多代表之後，對主持政治及安全理事會事務次長 *Mr. Kiselev* 的突然逝世，表示無限的同情與哀悼。

四. 上次本人答覆塞內加爾對我國所提的指控時，雖然根據過去經驗心中不無懷疑，可是仍有意保持溫和的態度，因為本人希望理智可以克服一時的偏見，使大家能用公平正直的精神來考慮理事會所面臨的各項問題。

五. 可是，從那時候起，討論的趨勢和我們所聽到的言論已把這個希望大部分打消了，而且證實了本人所懷的疑慮。昨天塞內加爾軍政部長又發表一篇演說，語調激昂，充分表示了對葡萄牙的仇視態度，當時所有在場的人一定已看出了這一點，至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就更不用說了。塞內加爾國防部長在演講時用了一個與其態度很相稱的句子，其內容與意義之明顯，正好用來總結他所說的話。我所指的是他曾說過“猛烈反對”這句話，也就是塞內加爾政府對葡萄牙在非洲的態度。

六. 他的語調——我再說一遍，這是逃不過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的注意的——配上了粗暴的措詞，使他的長篇大論充滿了可憎的詞句，這樣攻擊一個獨立國家和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實在有傷聯合國這一個重要機關議事應有的尊嚴。不但如此，塞內加爾政府大唱高調，說它尊重關於兩鄰國之間正當行為的規矩與標準，可是該國軍政部長的口吻却和這種高調全不相稱。

七. 塞內加爾軍政部長獲有迦納和蘇聯代表的支持。他們的言論也同樣地激烈粗暴，處處反映他們的思想，足使我們深信不疑，明白這一切無非是經過仔細考慮的陰謀，利用無關緊要的日常小事和一些本來並不存在而為了顯明的原因不得不假造出來的其他事件，來預先佈置，好把專屬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目前這個國家，便是葡萄牙——管轄範圍內的事項拉到安全理事會來，供大家作一不合法的討論。

八. 關於這一點，他們為了要證實他們所幻想的那些事件起見，捏稱葡萄牙當局採用“高壓”“野蠻”和“殘酷”的手段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嚴重暴行。可是他們說這話，無非是再唱一遍陳腐的老調而已。除了他們自己之外，再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們的話。

九。敝國代表團鄭重否認會發生過此種情事，也鄭重否認葡萄牙海外行省幾內亞當局應對這些行為負責。

一〇。塞內加爾軍政部長絲毫不講禮貌，把我國代表團說成是慣於受審的被告，而蘇聯代表則正好為這種說法撐腰。其實，這些話原意是要傷人，但結果只替自己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而已，除此之外，敝國代表團認為我們應該提醒大家，去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不顧理事會多數理事國的願望，曾用它的否決權來支持某一會員國對葡萄牙的侵略行動。按原告一詞的正常意義說，我們當時是原告，可是我們到今天還在等待着公平的裁判。

一一。本人要在這裏順便提到昨天蘇聯代表關於罪與罰的長篇大論。難為他如此大膽，因為我們都知道——全人類都知道——他所代表的政權在過去四十六年中不斷地犯了多少的罪，可是它的罪除了難逃歷史的裁判外，至今還未受到處罰。

一二。蘇聯代表還同我們說起野狼和它們的本性。他一定深知這些野獸的獸性，因為他的國家是狼的產地。可是在我國的國家裏有句俗話說，唯其是狼，始知狼性。只是這句話在目前情形下不適用於我們，他必須到別處去找對象。

一三。據塞內加爾政府代表辯稱，塞內加爾政府並沒有意思要使這一場辯論充滿了冷戰空氣，這是目前所謂“消除殖民主義”所造成的，而依照聯合國若干會員國所最喜歡的片面解釋，消除殖民地一詞對西方各國來說尤其對我國來說是不利的，而對於現代真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蘇聯及其學徒們——則有莫大的利益。這是前兩天的事。

一四。可是，昨天塞內加爾軍政部長明白表示他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的動機純粹是要幫助他的“反殖民主義者”的朋友達成他們的目的，他並且為此目的放肆地濫用目前的時髦口號，例如“殖民軍隊”，“殖民政策”和“葡萄牙的野蠻政策”等等，他甚至指控葡萄牙正在推行一種“基於種族歧視”的政策，這指出了他是怎樣地不惜曲解他應當通曉的我國歷史，怎樣地肆意用明槍暗箭來侮辱他人，以期淆惑聽聞，希望造成一種混沌的空氣，使人忘記了他的控訴是毫無根據的。

一五。他們如此熱嘲冷諷，歪曲實話，侮辱對方，顯然是因為他們不能再用他們當初所用的論據來支持他們的控訴，他們顯然是找不出任何的理由。

一六。敝國代表團不願與塞內加爾代表團作粗魯下流的私人爭辯，所以我們不擬用同樣的方式來答覆他們。不過，我如果不對以塞內加爾代表團名義提出來的這些胡說八道的話加以駁斥，那麼我實在對不起我本人和我的國家——本人之所以沒有早就加以駁斥，無非是因為恐怕妨礙和解的可能。

一七。塞內加爾政府四月十日所提指控[S/5279]中有許多失實的地方，塞內加爾軍政部長為求擺脫由於此種情形而發生的種種困難起見，說當初發電控告關於 Bouniak 事件時發報人一時疏忽，誤將事件發生日期寫為四月九日，而且為證實他以前所說的話起見，說這一個關係重大的錯誤應由郵電局負其全責。

一八。人人都知道郵電局只負責傳遞音訊，任何錯誤除非發報人在合理期間內予以更正，就不應歸罪於郵電機關，而依照慣例合理的期間最多不過一兩天而已。可是就目前的情形說，居然耽擱了七天之久。

一九。進一步說，奇怪的是塞內加爾政府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在達卡直接發予新聞記者的公報裏也有同樣的錯誤，這個公報是分發到世界各地新聞社去的。難道郵電局與國際新聞界暗中合作，有意一錯再錯，使塞內加爾代表團陷入不可自拔的困難地位嗎？

二〇。此外尚有榴彈、手榴彈、炸彈和火箭的問題。我們並不知道所云 Bouniak 事件用的究竟是那一種。塞內加爾代表不加區別，信口亂用這些名詞，其目的無非又是要造成一種混亂的氛圍來掩飾一種十分明顯的謊話。

二一。當初提出的控訴和在達卡發給新聞記者的公報中都說是“榴彈”，可是這些“榴彈”在塞內加爾代表第一次發表演講時却變成了“炸彈”和“機關鎗”。事實上他說：

“四月八日葡萄牙殖民軍隊派了飛機四架轟炸塞內加爾的 Bouniak 村。先來的是兩架小飛機，目的顯在偵察，以後又來了兩架轟炸機，在 Bouniak 村投擲炸彈，並用機關鎗掃射。”〔第一〇二七次會議，第五十一段。〕

後來塞內加爾軍政部長在同一次會議上發言，却改用“火箭”一詞來代替榴彈和炸彈。他這樣說：

“這是葡萄牙飛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所用的火箭的碎片。”〔同上，第一一四段。〕

該部長昨天又自相矛盾地說：

“...可是他們”——塞內加爾軍事專家——“提起我昨天給理事會看過的那些手榴彈碎片...”[第一〇二八次會議]。¹

二二. 他們不顧一切，說出了這些話來支持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據說塞內加爾內政部長當日陪同軍政部長前往所云“事件”發生的地區去視察。這種話顯然是給他們的軍政部長向理事會說的話增加一些份量，希望別人會誤信他親眼看到這一件事。

二三. 可是塞內加爾代表立刻又不打自招，說出情由，現在本人引證四月十七日他所說的話：

“...實際上他們不能親自前往 Bouniak, 但該地省長曾帶一隊警察到那裏去，在當地找到了飛箭尾部的若干碎片和一些機關鎗子彈。此外還有一個受傷的人，現在正在 Ziguinchor 醫院就醫。”[第一〇二七次會議，第五十一段。]

因此，儘管塞內加爾軍政部長說了那些話，我們所得到的無非是一些不足置信的傳說而已。

二四. 最奇怪的，是塞內加爾軍政部長昨天在發表聲明時又反覆說他確實陪同內政部長前往出事地點視察，一面又加鹽加醋在他的故事上添加一段，說他們到達該地時，另有葡萄牙飛機一架侵犯塞內加爾的領空。可是他本人和塞內加爾政府當初提出控訴及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在達卡發表公佈時都沒有提到這一個嚴重的犯境事件，甚至塞內加爾代表團前幾次發表聲明時也沒有提到這一件事，也許這位軍政部長忘了說這也是機器的錯誤。

二五. 這種幻想實在不能再離奇了。也許塞內加爾軍政部長下一次發表演講時又要修改關於這一個“事件”的陳述，也許他還要告訴我們說四月八日我們在 Bouniak 村投擲手榴彈，四月九日我們又放射飛箭，自然，他如果拿出彈道飛彈的碎片作證，又當別論。

二六. 再者，同樣奇怪的是所謂炮轟或轟炸 Bouniak 村所引起的所謂損失是怎樣的一次比一次說得更大。塞內加爾政府最初只說有村民一人受重傷，泥屋一所被炸毀，可是昨天塞內加爾軍政部長又說許多房子都被炸毀了。

二七. 塞內加爾代表團為設法證實他們的控訴起見，曾將某些文件分發給聯合國各會員國。我指的是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文件 S/5287。

¹ 這一段話是從臨時會議紀錄 (S/PV. 1028) 所載 Mr. Cissé Dia 演講詞的英文傳譯摘下的。

二八. 該文件的第一個要點是敘述塞內加爾陸軍參謀總長所進行的關於所謂機關鎗彈和火箭碎片的實驗結果。其用意顯然在於儘可能證實塞內加爾政府所作的指控，因為照他們說，這些東西是葡萄牙飛機投彈的彈片。

二九. 我國代表團對塞內加爾軍事分析專家的報告並不疑問。不過，這一個報告並不能證明那些鎗彈或火箭確是在那一天從葡萄牙飛機上擲下或射出的——究竟是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或是四月九日，那是無關宏旨的，聽憑塞內加爾代表團自便好了。進一步說，塞內加爾並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些彈片是對 Bouniak 村放射的。塞內加爾陸軍參謀人員的分析報告中甚至也只說“這一塊碎片顯然是火箭的頭部”，而不是火箭的尾部。

三〇. 當然，塞內加爾代表團會說它會拿出一些證人的供詞，據這些人說會親眼看見葡萄牙飛機轟炸 Bouniak 村，先來的是兩架小飛機，約一小時之後又有兩架轟炸機跟踪而來，據說是重轟炸機。

三一. 可是敝國政府的紀錄指出參加四月八日演習的飛機只有一種，所以按其形狀輪廓說應該都是一樣的。拋開這一點不談，我們只要稍稍考查下面各點，即可看出其性質之確實，而且可見這些證人的供詞實在不足置信。

三二. 第一，這些供詞大部份出自葡屬幾內亞的一些本地人民，他們或他們的親屬作了違法的事，所以逃到塞內加爾以免受到葡萄牙當局的審問和處罰。他們懷恨在心，而同時又要仗塞內加爾當局的保護，所以無論什麼話只要對當局有利，他們都願意說出口來討好。

三三. 第二，這些供詞並沒有註明是那一天寫的，也沒有註明究竟用了何種方法來鑑定其是真是假。公認的文件紀錄方法似乎未被採用，所以這些文件是毫無價值，全然不足置信的。

三四. 顯然，他們準備了這些文件來應付塞內加爾提出控訴的急需，可是他們後來發現日期不對，關於所謂事件的許多其他重要細節也都不對，他們才想出這種辦法來挽救他們將要垮臺的指控。

三五. 敝國代表團要請塞內加爾軍政部長原諒我們膽敢提起四月十七日他在這裏所表示的顯有理由的憂慮，他深恐我們懷疑這些關於所謂 Bouniak 事件的

證據是在紐約街上檢來的。其實像這種的“證據”，用不着走到紐約街上去檢，塞內加爾代表團很容易在他們後院裏製造此種證據。

三六．爲了要對他本人和塞內加爾代表團公平起見，本人只願意指出一點，就是：顯然，他們自己甚至也懷疑這些“證據”是否有價值，不然的話，他們素來喜歡張大其詞，把小事說成大事，何以這一次竟然不提 Sabelle Basse 嬰兒一事，來震驚理事會呢？據這一位所謂“證人”說，這個嬰兒是在所謂葡萄牙飛機轟炸 Bouniak 時不幸被炸受傷，後來由 Niassia 的天主教修女們加以治療。

三七．難道這一個嬰兒就是塞內加爾政府公報及嗣後各次報告中以及塞內加爾代表團在這一個講臺上提起的那一位所謂受傷的鄉莊人和在 Ziguinchor 就醫的那位受輕傷的人嗎？

三八．現在我們要來談談塞內加爾和葡屬幾內亞交界地區所謂緊張情勢的問題，塞內加爾代表在四月十七日發表演講時提出了這一點來加強塞內加爾原所提出的指控。

三九．葡屬幾內亞與塞內加爾交界地區絕對沒有緊張的情勢，居民——至少在葡萄牙這一邊——過着和平安寧的生活，偶爾有一些人爲了推行公開的反葡萄牙的政策，讓一些煽動份子在黑夜裏滲透進來，他們自稱是葡屬幾內亞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他們都是在外國訓練好的特務幹部，專門從事挑釁生事，有的是塞內加爾人，有的是其他國家的人，他們愛好顛覆行動是盡人皆知的。

四〇．最後塞內加爾代表提到他所謂的在塞內加爾領土內活動的葡萄牙“間諜網”。他們舉出兩個人的名字作爲證據，說這兩個人都是葡萄牙的間諜。他所說的顯然是一九六一年初我們和塞內加爾當局進行交涉的那一件事，事實上當時葡萄牙駐達卡大使館作了充分的調查後業已證實這兩個人都不是葡萄牙人，而且塞內加爾當局也已經認爲滿意了。

四一．大家都知道塞內加爾政府在推行其所直認不諱的敵視葡萄牙政策時一向收容各種來路不明的人，這些人儘管來自天涯海角，但却自稱爲反葡萄牙統治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時常利用他們的奸詐巧計，取得物質上的利益。顯然這兩個人可能都是這一類的人，使塞內加爾當局受了騙，葡萄牙政府從未與他們有絲毫關係。無論如何，僅僅提出兩個人的姓名，實際上也不

能證實他們所捏稱的“間諜網”確有其事，這種間諜網顯然是塞內加爾代表團憑空虛構出來的。

四二．塞內加爾代表團費了很大力氣向這裏所有的人提出保證說，塞內加爾政府對葡屬幾內亞絕無擴張主義的陰謀。自然，可能的侵略者絕不會事前宣揚他的動機。他們所用的方法一向是俗語所說的蜘蛛請蒼蠅“光臨舍下”的辦法，可是這是一條一去不返的死路。一九六一年九月塞內加爾政府與葡萄牙斷絕邦交，他們所提出的理由之一是葡萄牙拒絕放棄幾內亞省，我們只要提醒大家注意這一點，便已足夠了。塞內加爾此種居心的明白表示實在不需要我們加以分析。他們因爲抱有此種目的，所以用盡種種狡猾手段，直接間接利用別人來作工具，對葡萄牙及幾內亞省附近的愛好和平居民施加壓力。可是他們却指控我們犯了殘害人羣和種種殘酷野蠻的罪。

四三．煽動份子不斷想出各種理由來迷惑世人，使人相信他們的舉動是出自義憤，許多兇惡的力量就在這種“義憤”的假面具下從事國際顛覆活動。葡萄牙可以問心無愧而且引以自豪地說，我們有史以來從未犯過殘害人羣的罪，這一點是我們和許多國家不同的地方。至於殘酷和野蠻——不管對方怎樣高聲大叫，絮絮不休地責備我們——我們深信許多年後史家用公正無私的精神來寫我們這一個時代的歷史時，葡萄牙一定會得到公平的評判。

四四．這是塞內加爾代表團自己的函件，公報及聲明裏面的若干有失正確和自相矛盾之處，不言自明，澈底揭發了他們所作的誣告。本人之所以沒有舉出更多的矛盾失實之處，那是因爲敝國代表團認爲舉不勝舉，要提出幾個最顯著的例子，便已不勝其煩。

四五．大家聽到這話之後，不要再讓塞內加爾軍政部長說我們這樣做是在施展詭計。更要緊的，不要讓他們說葡萄牙代表團造作是非，或者說我們的理由都是從魔術家的帽子裏拿出來的。塞內加爾代表團的誣告失敗，完全是因爲他們根本沒有立足之地。

四六．昨天某國代表利用塞內加爾的聲明所引起的混亂情形，把葡萄牙喻如鱗魚，把葡萄牙的人民比作盜賊。大家都知道小偷在某些國家裏是一種專門藝術，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但是我們必須提醒這一位代表：在我們七百餘年的歷史中，葡萄牙人民幸而還沒有學到這個藝術。我們國會議員行爲端正，從來沒有發生過有人盜竊國會會場中黃銅墨盒，因而被政府下

令當眾鞭撻之事。至於現代非洲第一名鱗魚的故事，葡萄牙始終愛好和平，既不妄想爭取這個頭銜，也沒有資格取得這個頭銜。西非許多獨立小國都知道誰在想法扮演這個角色。我們用不着多說了。

四七．有人指控葡萄牙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說這種話，顯然是要推行他們預先打算好的計劃。這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過去數年已在聯合國各機關中說了不知多少遍。可是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各地所發生的事件確使國際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使有關國家極感不安，不過——我應當在這裏強調指出——這些事項通常總是在聯合國之外發生的。

四八．關於這些會真正威脅或繼續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事件，葡萄牙根本與之無涉，也不對這些事負責。凡是閱讀報紙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在另一方面，許多自稱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家居然公開地直接間接威脅葡萄牙領土的和平與安全，而且事實上他們之中有一個國家最近竟對敵國進行侵略，可是國際社團連聯合國在內，却坐視不理，一語不發。附帶地說，截至目前止本組織還沒有對此種侵略行動加以譴責，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糾正此種暴行所產生的結果。

四九．敝國代表團深信這種無端而有意採取的國際暴動行為實乃國際上反葡萄牙大陰謀的惡毒根源，目前與我們為鄰的一個非洲國家企圖侮辱並敗壞敝國名譽，也很明顯地與這一個陰謀有關。他們所用策略與手腕顯然十分相似。就目前的情形說，尤其顯著的一點便是塞內加爾的至少兩大教唆者都與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暴動有份，一個全力支持侵略者，另一個利用否決權來加強其支持力量，使國際關係應該根據的崇高原則幾成兒戲。

五〇．敝國代表團本來十分希望無須一一敘述塞內加爾政府對幾內亞省所採取或進行的種種侵略破壞行為，現在他們既然自己打開了這一個惡作劇的魔術箱子的鎖，有心在這裏一再敘述那些陳舊的指控，敝國代表團實在不能保持緘默而不利用這一個機會，我們至少要列舉他們的一部份暴行。不過本人在敘述之前願意先簡短說明葡萄牙代表團這樣做實在是情非得已，我們的目的無非要使一些人不至認為塞內加爾對葡萄牙的指控是有理由的。

五一．下列各事可以讓大家都看出塞內加爾政府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對葡萄牙的態度和該國政府違反善鄰原則的種種行動。

(a) 塞內加爾政府達卡無線電臺每天用很多的時間來廣播反葡萄牙的顛覆宣傳，其目的在於煽起反葡萄牙的暴動。

(b) 恐怖行動份子，不管是塞內加爾人或是其他國家的國民，都在塞內加爾境內得到種種便利和鼓勵，他們經過訓練並得到配備實行侵略葡萄牙領土。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夜間有一批武裝的人，共約二十餘人，身上帶有軍刀、木棍和裝滿了汽油的瓶子，從塞內加爾的 Casamance 侵入隸屬幾內亞省的叫做 São Domingos 的附近地區，切斷電報線和電話線，橫行霸道儼如土匪，把葡萄牙一個平民和他的妻子二人綁了去，詳加盤問並以處死威脅，勒索情報。

(c)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有幾次來了數百人，成羣結隊聚集在塞內加爾的 Ingalema, Boutoupa, Branol 各村及葡屬幾內亞省邊界 São Domingos 附近的其他地點，他們一律帶有刀鎗和木棍準備向葡萄牙進行同樣具有侵略陰謀的襲擊。如果葡萄牙政府沒有及時採取外交途徑，經由其他友邦政府勸使塞內加爾當局下令禁止此等活動，那麼這一羣人無疑已經執行了他們的計劃。

五二．再者，敝代表團願意列陳葡屬幾內亞領空屢次受到侵犯的情事。據葡萄牙陸軍參謀總部報告，那些飛機想必是從塞內加爾共和國來的：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清晨三時五十五分有一架飛機飛過 Tite；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日十三時，又有一架紫紅色雙引擎的飛機在三百公尺高度自北向南飛過葡屬幾內亞和塞內加爾交界附近 São Domingos；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一時五十五分至二十二時零五分我們的雷達網偵察出空中有可疑物體在 Mansoa 河附近向 Bijamita 村飛行，據我們的報告，這大約是一架直昇機侵犯了我們的領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雷達網又偵察出空中有四個物體——可能是飛機，第一個物體自十九時五十分至二十時二十分在 Bissau 附近從東南向北飛行，第二個物體於二十時二十五分至二十時四十六分在 Bissau 從西南向東飛行，第三個物體於二十時四十五分至二十時五十五分在 Bissau 之西飛行，最後，第四個物體於二十一時至二十一時四十五分在 Bissau 之西向北飛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雷達網又偵出一個飛行物體——絕對是飛機——於二十時四十五分在 Bissau 之東 Geba 河一帶飛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又有一架小型飛機於二十時飛過 Tite 兵營，駛向 Catió，飛機上沒有燈光。

五三. 葡萄牙領空的完整雖然受到破壞, 可是依據敵國政府的意見, 這並不值得我們向安全理事會申訴。而且我們明知即使我們向聯合國申訴, 蘇聯也一定從中作梗, 不讓我國有機會陳述意見。

五四. 在結束談話之前, 葡萄牙代表團願意強調指出: 我們在討論過程中所聽到的若干演講詞實在大大超出了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議程範圍之外。因此我們對那些演詞中所說的話一概不理。

五五. 本人上次發表聲明時[第一〇二七次會議]最後宣稱葡萄牙政府隨時願意與塞內加爾政府合作, 並討論雙方共同關心的事項, 以求獲得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並保證對彼此權利的尊重, 本人還曾補充一句, 說祇要談判之前雙方先能捐除成見。本人一本此項宣言的精神, 並依據剛才本人所收到的敵國政府訓令, 提出下述建議。

五六. 關於 Bouniak 村所發生的事件, 塞內加爾和葡萄牙各執一詞, 互有牴觸, 葡萄牙政府鑒於此項事實, 建議由塞內加爾及葡萄牙彼此同意委派一小組委員會, 實地調查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文件 S/5279 中所提出的控訴。這一個委員會應由雙方各派相等人數的幹練技術人員組成, 並由雙方所能接受的一位中立人士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

五七. 這一個出自至誠而且真心希望求得和解辦法的建議, 本人相信一定會受到理事會各理事國的重視。我用不着說, 為求利用此種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起見, 理事會必需展緩作成關於所涉各項問題的任何決議。

五八. Mr. ISSEMBE (加彭): 本人要在討論安全理事會議程上所列問題之前, 代表我國政府向蘇聯表示吊唁。主持政治及安全理事會事務次長 Mr. Evgeny Dimitrievich Kiselev 的突然逝世, 使我們深深感到哀悼。

五九. 本人要求發言, 係因加彭共和國和我們的兄弟之邦——塞內加爾共和國——締有雙邊防衛協定, 我們認為如果塞內加爾與任何國家發生衝突到了某種程度, 那麼加彭便不得不加以干涉。因此, 塞內加爾與葡萄牙之間的爭端並非只是塞內加爾的事, 與別人無關, 這種爭端實與塞內加爾的同盟國及非洲的一般國家都很有關係。本人發表此項聲明的主要目的是要經由談判方法解決這一件我所認為十分嚴重的事實。

六〇. Bouniak 村位於塞內加爾和所謂葡屬幾內亞的邊界, 當這個村莊受到葡萄牙空軍轟炸時, 加彭共和國、喀麥龍、象牙海岸、剛果(布拉薩市)、達荷美、上伏塔、馬達加斯加、茅利塔尼亞、尼日、中非共和國、盧安達和查德的政府都囑咐本人向塞內加爾共和國表示無條件支持——我再說一遍——無條件支持。

六一. 本人尤其樂於執行這個任務, 因為這次受侵略的是非洲馬拉加西聯盟的一個會員國。這個組織自從成立以來一向認為安全理事會——或“最高希望理事會”——是所有致力正義自由與和平的人民的最後上訴法院。

六二. 葡萄牙陸軍的摩托部隊及空軍單位一再侵襲塞內加爾領土, 提供了一個不容否認的證據, 證實 Salazar 總統的殖民軍隊準備採用一切方法使他們能夠駐留非洲大陸。

六三. 可是據本人看來, 這種措施對葡萄牙人民本身來說是有害無益的。葡萄牙的政策是有意加劇各部落間的對敵情形, 進而促成種族間的仇恨, 而我們因這種政策所引起的義憤勢必影響許多從葡萄牙移殖葡管各領土的小農民, 使他們的前途黯淡不堪。明日, 他們可能成為他們本國政府種種陰謀的犧牲者。

六四. 葡萄牙在非洲的任務並非實現文化——借用英國哲學家 Spencer 的話——或開明教化。今日幾內亞的 Diolas 和塞內加爾的 Mandjakes 兩部落間的仇恨和敵對情形如果不是純由葡萄牙一手造成, 也是由葡萄牙一力維持的。它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種局面, 類似於剛果悲劇發生前的情形。

六五. 本組織對於此種情形不能漠不關心。我們知道這種仇恨如果達到瘋狂頂點, 便可能使非洲人及其他民族受到莫大的痛苦。葡萄牙所佔據的非洲各領土目前仍舊推行文盲政策, 依據本人的意見, 這實在無異於企圖消滅整個民族的智慧。這一個駭人的問題事實上曾經大會本身提出討論, 而且大會第十七屆會幾乎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案[一八〇八(十七)], 內建議授予葡管各領土非籍人民獎學金。本人也像非洲及馬拉加西聯盟所有盟國一樣, 深信聯合國對此種危險情形也不會漠不關心, 它一定不會允許葡萄牙繼續剝奪幾內亞人民的自決權。本人也深信聯合國不會准許葡萄牙以種種藉口繼續襲擊各鄰國而不受到任何懲罰。本人認為聯合國必須准許幾內亞人民絕對自由地選擇他們本國的政制。

六六。昨今兩日，我們洗耳恭聽 Salazar 政府代表的長篇演說。我們這些人聽慣了葡萄牙代表粗暴激烈的言論，認為他這次採用緩和口吻，實在是一種認罪的表現。他說了許許多多的話，並謂這一個捏造口實的事件是由塞內加爾政府一手造成的，是在外國口號煽動之下依照某種慣用方法掀起的。

六七。如果葡萄牙代表肯告訴我們他所指的方法究竟是些什麼，那麼本人就要感激不盡了。這裏我們又看見共產主義的陰影正在搖幌出現。如果我們依照這位代表葡萄牙的卓越法學家的說法，那麼我們便將作成結論，認為美利堅合眾國和巴西乃是世界上最老的共產國家，比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還要先進，因為前者為自由而奮鬥，後者擺脫不堪忍受的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枷鎖。本人要問葡萄牙代表能否說出任何一個傾向共產主義的非洲國家。在這一個大洲的廣大土地上你是一個也找不出來的。因此，本人只想知道葡萄牙軍隊以何種原則或理想為名——因為出師不可無名——用這些殺人利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所謂葡屬幾內亞和其他國家的人民。

六八。葡萄牙代表並堅稱葡萄牙飛機不會飛越塞內加爾的領土，也不會投擲炸彈，因此塞內加爾實在沒有理由提出控訴。這種態度實在表現出了他是毫不客觀的，更不用說他是沒有真心誠意的，因為塞內加爾共和國軍政部長 Mr. Cissé Dia 已提出證據，證實了葡萄牙飛機確曾飛過 Bouniak 村莊，Bouniak 村莊確曾受到轟炸——因為至少有一個人受了傷。可見，塞內加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不是沒有理由的。

六九。因此，非洲及馬拉加西聯盟各成員國的結論是認為葡萄牙代表所提出的理由是毫無根據的。非洲及馬拉加西聯盟還要向葡萄牙指出：海盜橫行霸道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塞內加爾面臨此種威脅和平的嚴重事變，可以依賴非洲及馬拉加西聯盟的十二個兄弟之邦無條件的援助。

七〇。葡萄牙代表前天發言時說到“紐約時報”的一篇論著。現在輪到本人來念一段載在“世界日報”上的話給他聽。原文如下：

“援助安哥拉及葡萄牙各殖民地人民委員會發表了一項公報，內稱二月六日葡萄牙軍人在葡屬幾內亞的 Botsokol 與當地非洲民族主義者發生衝突。據稱，從那些軍人身上搜出文件，證明他們都是西班牙國民。”

七一。葡萄牙代表是個法學家，竟然用他的雄才大略來做壞事，來支撐注定失敗的殖民主義，這實在是很可惜的。

七二。Mr. DADET(剛果，布拉薩市)：本人希望藉此機會替本國代表團對 Mr. Evgeny D. Kiselev 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在安全理事會擔任極重要的職位，才能超人，成績斐然，是我們大家所同深景仰的。

七三。其次，本人要向閣下，主席先生，表示感謝，因為閣下准許本人代表敝國政府發言，說明敝國對這一項糾紛的立場。受害的國家是剛果(布拉薩市)的兄弟之邦和同盟國——塞內加爾。

七四。我們聽到葡萄牙過去兩年內多多少少經常發生的侵犯塞內加爾領土的罪行，實在義憤填膺。我們也聽到了葡萄牙代表不止一次的反駁——多少有點譏誚口吻的反駁——覺得十分失望。他說他願意用雙方談判的方法來解決此種事件，而不必訴諸安全理事會，因為這一個國際機關乃是維護和平的最後一着，除非別無他途可循，就不應隨便召開會議。

七五。不過我們知道對塞內加爾來說，與葡萄牙直接談判並不是一種新經驗，因為所指控的犯境行為從一九六一年起就開始了。不但如此，我們知道這一個爭端的交涉對象是葡萄牙政府，可是葡萄牙在過去數年中有意拒絕實行聯合國決議案，尤其是拒絕執行非洲人民所特別重視的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大會決議案一九一四(十五)，因此如果有人對友善解決辦法的成功缺乏信心，我們又怎能覺得奇怪呢？葡萄牙既然拒絕承認憲章所宣佈的基本人權，葡萄牙代表又怎麼可以引用聯合國憲章關於國際關係的規定呢？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斷然譴責任何民族受異族奴役的情事，可是自從那一天起，非洲國家已有許許多多的機會，看到葡萄牙倔強不肯實行此項決議案，因此他們對於友善談判的成功已喪失了一切希望。如果一個政府對於國際社團一再譴責毫不在乎，那麼我們與這個政府進行雙邊談判，又能希望有什麼結果呢？

七六。葡萄牙代表對於塞內加爾所提出的指控極盡譏誚之能事，他把它形容得就像一個脾氣暴躁的鄰居，為了一件不值得動氣的區區小事大肆咆哮，無理取鬧，葡萄牙代表這種做法無疑是要使我們忘記了葡萄牙曾有意不遵行一個又一個的決議案，有意不與大會為解決殖民地問題而置設的各種委員會合作。葡萄牙

代表並想利用塞內加爾代表團最初在事件發生日期上的錯誤，要我們對所說的各項事實表示懷疑。不過我們知道得十分清楚，非洲各國內地通訊工具遠比不上西方各國，而且我們現在所要確定的，是事實的真假，而不是事件發生在那一天，四月八日或九日。

七七．葡萄牙代表用盡譏諷的口脛來攻擊塞內加爾代表團用來說明四月八日葡萄牙飛機所用武器的名詞。可是，即使關於究竟用過榴彈或用過火箭一時混不清楚，難道這又比侵略行為更為重要嗎？

七八．葡萄牙代表東拉西扯，援引他人所說的一些話，其實那些話我們現在已經聽得膩了。他爲了保護自己，躲在過去曾經替葡萄牙說過幾句好話的非洲政治家背後。這至少證明了非洲人民懷有和平動機，而且力行容恕。這也表示他們許久以來都希望有一天葡萄牙會執行它的教化使命，不負世人的期望——不是在所謂合一的假面具下使殖民統治永久存在，而是相反地使殖民地經由談判實現獨立並取得自願給予的合作。今日非洲固然仍有若干領袖依然希望葡萄牙改變政策，因此他們都在極力主張和解，不過他們的人數是一天比一天減少了。本人深恐這一位卓越的葡萄牙代表不久就找不出什麼關於這一方面的話，供他引用了。

七九．在這一九六三年中，殖民主義的許多強大堡壘都已經相繼崩潰了，非洲的開明人士看到葡萄牙頑抗執拗在非洲葡屬各省作威作福，又將作何感想呢？這些殖民地在我們大洲上正如歐洲某一政權一樣，是不合時代的。這個落伍的政權似乎正在緊緊抓住一套神話，想給自己添一些生存的力量。

八〇．這並不是我們第一次聽見葡萄牙用花言巧語來答覆別人對它的指控。它自作聰明，對善鄰政策加以巧辯，對一些日期及名詞加以爭論，不過這些花樣都不能使我們忘了這個問題關係重大。第一流的外交能手也不能把正在企待獨立的非洲人民的悲劇變成喜劇和歡笑。凡遇葡萄牙軍隊侵入塞內加爾境內時，一定有人告訴我們說那是錯誤，凡遇葡萄牙噴射機飛入塞內加爾領空時，也一定有人告訴我們說這是一件小事，因爲現代飛機飛行速度甚高，這種事件難免發生。他們告訴我們某一事件確曾發生，不過情有可原，至於其他事件，則他們不是說實情與報導不盡相符，便是說根本沒有這一回事。可是他們從來沒有向我們詳細解釋爲什麼需要派出這許多巡邏隊、飛機及摩托部隊到非洲這一個偏僻的地方，以致時常發生侵犯鄰國邊界的事件。事實上，塞內加爾和幾內亞這一帶地區居民

愛好和平，照道理說，他們除了有幾個警察之外，絕對無需看到穿軍裝的人，無論如何，絕對無須知道榴彈與火箭的區別。

八一．事實上，葡萄牙明知安全理事會今天所處理的問題不僅是一個簡簡單單的邊界事件而已。葡萄牙極力想法縮小這個問題，說是兩友好鄰國之間的一個小小誤會，不過這種做法徒然顯出他們深恐安全理事會以及整個國際社團經由理事會再對他們加以嚴厲譴責——他們的罪狀不只是一架飛機或一隊巡邏部隊誤入鄰國，而是他們盲目自絕於自由人民的國策。

八二．我們知道葡萄牙是怎樣地輕視本組織的決議。不過我們願以非洲人的身份再一次告訴 Salazar 政府說：開玩笑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記得當一九六一年我們討論安哥拉和卡賓達的情勢時，葡萄牙代表——今天也在座——用他慣用的冷嘲熱諷的口吻來答覆我們對他的譴責。就卡賓達邊界情況說，敝國已經經歷過了塞內加爾目前所遭遇的那種事件；事實上敝國代表團已在大會上屆會議對於這種事件加以譴責了。這些侵犯邊境的事件本身算不了什麼大事，不過它反映葡萄牙管治下非洲各領土的悲慘情形。

八三．剛果(布拉薩市)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同時我們並決定與大家合作以維持國際和平。我們這樣做，是因爲我們是非洲與馬拉加西聯盟的一個成員國，而且我們贊同所有其他各成員國的意見。非洲絕對需要和平發展。可是最要緊的是非洲必須發展，而且發展的程序不可中斷。葡萄牙推行頑固政策，對此種發展來說，實是今世的禍患，未來的威脅。今天葡萄牙託管下的人民比過去更反對所謂多種族社會的模型，因此里斯本政府走頭無路不得不用屠殺和軍事鎮壓的方法來對付被壓迫的國家使其不敢聲張。葡萄牙的飛機和巡邏隊也就爲了這個緣故屢次誤入他們的疆界。我們完全同意：他們在我國領土內所作的種種破壞，遠不及他們在自己殖民地內那種殘酷暴戾。我們來到這裏，並不是要再度審判葡萄牙的政策。這一個任務在大體上業經本組織執行了，而且大會已經作有幾乎全體一致的裁判。不過我們今天站在塞內加爾的旁邊，要以整個非洲受壓迫人民的名義，再向葡萄牙殖民主義的頑抗執拗與冥頑不靈表示鄙夷。

八四．我們希望大家已經看穿葡萄牙在這一方面缺乏真心誠意，並命令葡萄牙停止對鄰國的軍事侵犯以及在非洲的非法居留。同時，我們並促請安全理事會認清這些事件的基本起因是葡萄牙不得不對其所管

治各領土實行軍事管制。如果只遣派一個調查委員會去估計葡萄牙飛機轟炸所引起的損失，那是不足以恢復幾內亞邊界的和平的。各大國在安全理事會中負有維護國際和平的責任，必須認清葡萄牙在非洲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如果它們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它們不用它們的權力迫使葡萄牙改進它的非洲政策，那麼我們深恐安全理事會終有一天會爲了更嚴重、更帶有血腥氣味的事件來召開會議，非洲國家團結一致共同保衛它們的前途，屆時可能與葡萄牙軍隊直接發生衝突。

八五。我們對於受威脅的塞內加爾人民和幾內亞的愛國志士懷有深切的友情，因此敝國政府今日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呼籲。我們希望大家認清誰是侵略者，並加以處罰，但是，我們也希望在衆目睽睽之下揭破侵略行動的根源，因爲侵略行動的來源是葡萄牙天天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我們所通過的決議案。這也就是今天塞內加爾所指控的不幸事件的來源。如果我們要趁時努力維護非洲的和平，那麼安全理事會便必須負責立即終止這種醜事。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

